

## 开栏的话

当代文学的发展,经历了世纪之交新媒介呼啸而来的悲观“唱衰”之后,非但未“死”,反而在近年来一扫颓势,伴随国民文化素养与人均GDP的提升,从多个空间维度展现出蓬勃的生长力。如果说整个文坛都在升温的话,那儿童文学的热度就堪比“地心”,越来越多的创作资源与出版资源向儿童文学汇聚,再热辐射一般,不断刺激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升温,当代儿童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新样貌、新焦点与新问题。谨此针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、批评、传播、接受,追踪新的创作风向,新的路径尝试,新的批评导向与新的伴生问题等,做一抛砖引玉、开启思辨的“新”评说。

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,近来是个热点,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均对文学批评的状态与功能有所质疑。今年4月,阎晶明曾专门撰文谈《“批评的批评”需要活跃》,上月《文学报》也刚刚刊发了段崇轩《强化文学评论“批评性”的N个理由》,谈及文学批评“批评不足”的问题。综观儿童文学批评,也存在“批评不足”的问题,但更令人忧心的,是大量“批评失当”的问题。儿童文学似乎与儿童一样,生而孱弱,可以随意地、居高临下地、无专业背景地批评一番。

最引人注目的,当数对于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批评,堪称批评者众,传播力强。获大奖,时常会给作家带来高度的关注,继之是始料不及的批评。追踪获国际大奖作家的批评史,常常呈现为,在未得奖前,是密集的褒奖,在得奖后,是集体的失语,再继而,是狼烟四起,再继而,才回归常态。曹文轩显然未能跳

## 新评说

## 谈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“批评失当”

崔昕平

出这个“红”与“黑”的魔咒,2016年获奖,近两年常可见对其文、其人的批评。曾有批评者义正辞严痛斥曹文轩作品充斥“情色”,不但不当读,而且已经达到了毒害青少年读者的“级别”。然而,在吸引人的标题后,摘录的重要佐证语段,竟然是出自曹文轩的成人文学作品《天瓢》。批评者显然对儿童文学领域极为陌生,对曹文轩的创作也极为陌生。也有批评者将对曹文轩的批评建立在“个案”判断基础上,比如以“我的孩子就不爱看曹文轩作品”为例证,得出曹文轩作品对儿童读者缺乏吸引力的结论。“个案研究法”的确是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,它指向实际存在的个体,多个个案也可以归结出普遍性的结论,尤其是在教育学、心理学领域,常常以个案追踪的方法,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。但个案研究法不能直接等同于与个案论证,个案研究确实可以代表一个样本的真实面貌,但也仅代表一个样本的真实面貌;且该研究法更多时候是对个案做追踪研究的,也就是要对这个个案的发展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判断,而不是仅仅截取一个片断得出某个结论。就儿童的文学阅读而言,个人的阅读趣味、阅读取向是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、年龄差异甚至性别差异的,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年龄段不喜欢读某本书,不能判断他在未来的年龄段一定仍然不喜欢这本书。早在1933年,儿童文学理论的先行者吕伯攸先生就在他撰

写的《儿童文学概论》中,区分了各个年龄段儿童心智发展过程中最感兴趣的阅读材料,以及各年龄段男童与女童的不同阅读取向。这种经验立论基础上的批评,脱离文学批评方法论指导,远离文本对作品做出优劣判断,显然也是简单化的、缺乏学理性的批评。

还有一些民间批评,更是完全建立在非专业基础上的判断,但是批评态度却是言之凿凿,并且经常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形式,得到非常有效的扩散。前几日读到过一位“故事妈妈”(权且借用台湾这个朴实的称谓吧)批评某权威机构的分级阅读书单,指称低幼年龄推荐诵读的民间童谣有严重问题。什么问题呢?比如,出现了“小小子,坐门墩儿,哭着喊着要媳妇”一首,于是对这所谓的“成人趣味”严加抨击,上纲上线。但是,民间童谣的特征与魅力,就在于大胆诙谐,充满鲜活的生活滋味;且事实上,在孩子的现实生活家庭中,在成人养育孩子的过程中,孩子是否是在一个完全抽“真空”的“纯净”规避的状态下成长的,显然不是。这样一句话,对儿童的感知理解能力而言,是否就达到了“成人趣味”的程度?儿童是否就不能够触碰一点点与两性挚爱相关的内容?这无疑是对儿童文学的一种抽离现实的“道德捆绑”。更何况,儿童是需要习得家庭概念,习得亲情,友情,包括爱情,需要建立正确的两性观与家庭

观的。幼童的游戏中,有大量的“过家家”游戏;传统民间童话中比比皆是美好的爱情故事;当代儿童文学中的许多作品,比如徐鲁、彭学军、张玉清、韩青辰等人的散文,或是曹文轩、秦文君、程玮、李东华、殷健灵、汪玥含、肖勤等人的小说中,都有懵懂而美好的、对异性美的书写,这是不可能完全被规避掉,也不应该被完全遮蔽掉的。可畏的是,类似的、不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的批评,观念化、机械化的批评,借助当代便捷而无门槛的传播渠道,对儿童文学观造成了严重的“误导”。

这些“批评失当”的儿童文学批评声音的产生,其实便回到了文学批评的“破”与“立”的问题。“破”与“立”之间,既是对立的,又是统一的。“破”的目的不应单纯在于“破”,而应最终在于“立”。面对相较于成人文学还显弱小的儿童文学,王泉根教授曾感叹,“破”是多么的容易,而“立”又是何其的艰难!深有同感。文学批评应当取一种“建设”的姿态,应有扎实的专业素养为依托,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共同去建设更理想的文学。非专业的儿童文学批评、甚至目的不纯粹的儿童文学批评,如果占据了批评话语的主流,势必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造成严重掣肘。追根溯源,行使批评的权力之前,我们需要的是心怀敬畏与尊重,首先是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敬畏,其次是对儿童文学专业性的尊重,以及更深层的,对儿童的尊重。

## 第一 阅读

## 荆歌的儿童文学“攻略”

——读《诗巷不忧伤》

朱永新

五月份的时候,突然收到老朋友荆歌的来信。他告诉我,现在主攻儿童文学,已经在江苏少儿社出版和即将出版四部,还有七部即将在中少社出版。

我好惊讶。荆歌是我非常喜欢的“60后”作家。我在苏州担任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时,与苏州的文化人交往甚多,他们也视我为同道中人。

到北京工作后,和他们的联系虽然少了,但是一直想念着他们,也关注着他们的作品。这些年荆歌的作品少了一些。大家告诉我,荆歌玩书画去了。我一开始还感到可惜,但是没想到,人家还真的玩出了名堂,把书法写得有模有样。在杭州、苏州、宁波、成都等地举办了个人书画展,还出版了《荆歌写字》,甚至被认为是当代江南才子型文人书画的代表人物。

再后来,苏州的朋友告诉我,荆歌玩收藏去了。没想到,人家玩收藏又玩得溜溜转,在业界也声名鹊起,俨然成为专家级的藏家,而且一口气出版了三本关于收藏文化的随笔。

这一次,荆歌又开始玩儿童文学了。而且,不是小打小闹的玩,而且是“专攻”式的玩。很快,我就读到了他的《诗巷不忧伤》。这是他的第一本儿童文学。

这个第一本,一下子就“击中”了我。我感到,荆歌这一次不是为了赶时髦而



来,他不像当下有一些作家转攻儿童文学,只是写两本练练笔,试试市场而已,而是真正的有备而来。他所有的玩,文学,书画,收藏,似乎都是为了儿童文学而来。从这本《诗巷不忧伤》中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。

这是一本关于书法的儿童文学。全书的故事就是从书法开始的。在江南小镇的一条细细窄窄的诗巷里,三个小学生跟着邻居书法家陶老师学写字。陶老

师教书法,从选字帖开始,强调的就是喜欢,让孩子从自己喜欢的字帖开始写起。他告诉孩子,学习书法,不是为了当书法家,不是为了考级,而是为了接近书法的美,享受书法的美,享受写字的乐趣,丰富自己的心灵。他告诉孩子,书法要写得自由,写得天真烂漫,不是写得和字帖一模一样,而是要写出字的精神,写出自己的个性。在陶老师的精心指导下,易凡和小蝌蚪的书法进步很快,自然是深得书法的精髓。荆歌多年修炼书法的心得,巧妙地藏在了这本书里。

这也是一本关于核雕的儿童文学。三个学书法的小朋友中,有一个叫做范静静的女孩,爸爸和爷爷都是祖传的核雕大师,能够在小小的橄榄核上,把人物雕得栩栩如生,无论是十八罗汉还是核舟,其精致程度让人非常惊讶,一个双层的核舟,上面竟然可以雕38个人,核舟的每一扇窗户竟然都可以打开,里面也是不同造型的人物。书中围绕着范静静学书法与画画准备继承手艺,因为不喜欢写字让易凡代笔,易凡因为喜欢核雕而买橄榄吃橄榄种橄榄树,弥勒佛核雕作为友谊的礼物而几次转手等细节,讲述了有关核雕的制作工艺与保护技术等。相信,荆歌的收藏之中,一定少不了核雕。

我是在从北京到广州的飞机上一口

气读完这本小说的。作为在苏州生活了30年的人,我自然不仅仅把它当做儿童文学来看。我觉得,这是一本关于苏州、关于江南文化的儿童文学。除了书法,核雕,这本书中还有苏州园林,还有苏州美食(朱鸿兴面,生煎包等),苏州的民居,苏州的小巷等等。甚至,在读这本书的时候,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许多苏州的人、事、景。

读陶老师,我眼前出现的是苏州杂志社的陶文瑜主编。他也是一位书法造诣很深的作家,尤其是他的小字小画,极具品味。他曾经送我一本册页,我至今视为珍宝收藏着。读书法家协会华主席,苏州书协以前真的有一位主席叫华人德,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出身的书法家,字里透出的文人味很重。苏州的那条诗巷与园林,与叶圣陶故居的园子,也是好生相像。而我苏州住所的附近,还真的也有一条名叫诗巷的巷子。

这是一部讲述一群在江南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的孩子们的故事。这些孩子虽然家庭背景不同,父母职业各异,但是都很善良天真,有着纯洁美好的友谊。无论是范静静偷偷把家中的核雕送给易凡,还是颜文军为了给易凡拿食物而被汽车撞伤,或者是范静静送小猫给曾经被老鼠咬过耳朵的小蝌蚪,孩子们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和童心的美丽。

写完这些字的时候,又收到荆歌兄的来信。他在信中骄傲地告诉我,他的另外一本《小米兰》也刚刚出版,正在寄我的途中。接下来,应该是他的“江南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了。我们都期待着。

(《诗巷不忧伤》荆歌/著,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3月版)